# 沧澜曲·休之卷·世代回翔之章

繁星点点，朗月当空，静寂的夜，漆黑的夜，却掩盖不了隋侯山庄的一派灯火通明。

「混蛋！家里银子多哇！半夜也点的这么亮？」屋脊上一个娇俏玲珑的身影发着牢骚。「该死的，这么大的地

方，让我上那找去！」

隋侯山庄说大也不是很大，它包括十二花楼、四季阁以及一些别的大大小小的庭院，总共不下数百间，但外人

要想从中找到想去的地方，却也不是件容易事，尤其其中机关重重，暗哨密布，等闲之人，别说混进去，就连靠近

都不可能。

隋侯山庄由外而内分为三停，最外面是庄丁和护院武师，再往内，有西域特产的大猎犬，最后一层是隋南扬的

内宅，机关密布，没有他的允许，旁人休想踏进去半步。

轻盈的身影轻灵的穿屋过脊，宛如夜空中随着花香飘舞的蝴蝶，如果这身影固定在灯光下的话，当可看到这是

个极其俏丽明艳的少女。

好似水中的游鱼游弋在水中间，虽是初次探入，少女还是避开了所有的岗哨，轻易的通过了外宅，这足以证明

少女非等闲之辈，但她没注意到的，暗处有着不少的眼神在盯着她，隋侯山庄名着天下，自然有其独到之处，她自

以为隐秘的行动已经完全落入了人家的眼里，要不是遵循着庄主的命令，此时她早已经被截杀了。

翻过丈二的高墙，少女脚踏实地，没等她站稳，一个巨大的黑影迎了上来。

「啊！」少女险些惊叫出声，她纤手掩住小嘴，另一只手向腰间探去，准备在对方发声前拔剑制敌。

「汪……呜呜……」一头巨大的西域雪犬张大了嘴，预备以巨大的叫声惊起庄内所有的人，却不想闻到少女的

一缕体香后，乖乖的爬到她脚边，「呜……呜……呜……」的伸着舌头献殷勤。

「哼！」少女摸摸它的脑袋，「小乖乖，给我老老实实的呆着，闭上你的狗嘴！」「就连这里的狗都懂得见美

人而献殷勤，看来主人也是一个德行。」少女嘟囔着，凭着绝伦的美色，轻松过了好色犬把守的中宅。

内宅和外宅、中宅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景象，地方不是很大，却透出轻松自然、随和融洽的气氛，虽然有几栋精

致的阁楼，但配上玲珑的假山和清澈的小湖，并不显得拥挤，反而透出几分隽永和别致。当中的红色阁楼气势非凡，

雕栏玉砌，直如鸟儿欲乘空飞去，两面有着宽阔和精致的回廊，一望而知即是隋南扬的主居。

少女小心翼翼的落下每一步，生怕不留神中了机关，脚步踏在光滑的木质地板上，发出细微的声响。出乎意料

的，直到她推开房门，也没什么意外发生。

「哈！运气真好，一样机关也没触动！」少女得意起来，她环顾四周，「东西会放在哪呢？这里？这里……」

这隋南扬似乎是个非常喜欢光亮的人，从外宅到内宅，一到入夜时分，明亮的灯光四起，照得整个山庄宛如白

昼，因此隋侯山庄又被称做不夜山庄。

这间主居自然不能例外，通明的灯火照亮了每处角落，少女并没有发现任何可能藏匿的地方。「难道不在这里？」

少女推开另一扇门。

「这是……」刚推开门，就可感受到一股清幽的香气，属于七彩幽的香气，屋角的一番红萝帐围着光华夺目的

宝贝，七彩幽开在栽在晶莹剔透的白玉盆里，散发着七色光芒，清新的香气弥漫在四周。她大喜之下，完全忘了一

切，只想拿到它，完成自己的心愿。

刚刚挥开红萝帐，耳边忽听得绳索响动，她还来不及了解发生了什么，四条不知从何处飞来的绳索就已经缠住

了她的四肢，并且收紧落实，让她定在原地似的动弹不得。

少女用力挣扎着，却无法摆脱束缚，「怎么回事？是哪个混蛋猪猡干的，快放开我！」

一声清朗轻笑传来，「姑娘，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擅闯我的卧室，居然如此诋毁这里的主人。」

「你……」此时，少女才开始疑惑的打量着四周的环境和来到眼前的男子。

很显然，这是间卧室，轻纱藤萝、袅袅熏香，显示了主人不凡的品味，眼前的男子，更是印证了这种品味。

俊雅挺拔的身材，年纪越在四十许间，气宇轩昂、剑眉星目，嘴角边还挂着一丝温和的微笑，令人感到无论何

事也无法激发他的怒气。

「在下隋南扬」他微微施了一礼，看了眼缠住她的绳索，「姑娘驾临鄙庄，不知有何赐教？」

「恶心的家伙！反正本姑娘落在你手里了，要杀要剐随便！」少女扬起俏巧的小下巴，故做豪气。

「是么？金姑娘？」隋南扬轻松的一语吓了她一大跳。

「你……你……你怎么知道……」

隋南扬仍在微笑，「金明珠，肖属马，娇俏泼辣，江湖上人称胭脂马，我可有说错？」

「完了，底子都被人家摸透了！」金明珠咬咬嘴唇，兀自嘴硬，「既知道本姑娘的威名，还不快放开本姑娘，

要不待会有你好看的！」

隋南扬微笑着看着她，她那红红的樱桃小嘴吸引了他的注意。「放开你？」

他突然向前一步，跨到她面前，抬起她的下巴，直接摄住了她的唇瓣。

他的动作如此迅速，她甚至来不及反应，就被他的热吻带入无边的情欲中。

他轻巧的挑开嫣红的小嘴，分开洁白的玉齿，吸吮着芳香的液汁。灼热的气息扑面而来，笼罩了她的呼吸，她

只能发出急促短暂的声音，之后的抗议或咒骂全都因为他炙热唇瓣的封缄，成为模糊的呜哼声。

当他灵活如蛇的舌撬开她的牙关，溜入她的口中，勾引诱惑着她生嫩柔软的香舌时，她所能做的只有全身都因

为那过度亲密的接触而颤抖。

他以灵活的舌，在她口中搅弄着，宛如在品尝着最甜美的蜂蜜，他的舌交缠、吸吮着她泛着香甜的舌尖，轻咬

拨弄着她生涩的唇舌，一直吻到她几乎无法呼吸了，才依依不舍地松开她。她忙着喘气，贪婪地吸取氧气，全身软

弱地趴在他的胸膛上，一瞬间竟然忘记应该痛骂他一顿。

隋南扬伸出手，爱怜地抚着她嫣红的脸蛋，「小珠儿，你的小嘴可真甜！」

金明珠这才从刚才的销魂一吻中清醒过来，雪白的脸蛋因气喘和羞赧而变得火红，怒气却在转瞬间爆发出来。

隋南扬早有准备，毕竟金明珠这胭脂马的绰号不是随便得来的，胭脂马也不是普通人能驯服的。他十分利索的

躲过了她小嘴的一咬，却没躲过她的一吐。

隋南扬毫不在意，「能得金姑娘檀口一吐，在下何其幸也！」

「恶心！」她好象被踩上了尾巴的老鼠，暴跳如雷。「卑鄙、无耻、下流的大混蛋！」她气鼓鼓的小脸红扑扑

的，虽然口出恶言，却也显得十分可爱。

「七彩幽！金姑娘！」

「呃……」金明珠一惊，「你……你……」她结结巴巴的道：「你怎么知道？」

「入我隋侯山庄，必是为七彩幽而来！不过，看在我的小珠儿比较可爱的份上，咱们可以打个商量！」

「谁……谁是你的小珠儿！」她转转美丽的大眼睛，「好汉不吃眼前亏」

「你……说怎么商量？」

「这样！」隋南扬一拍手，「七彩幽就在这屋子里，我给你三次机会盗取，当然，每次被我逮到，你得付出点

代价，这次是亲你一下，下次……」他不怀好意的扫视她凹凸起伏，玲珑有致的娇躯，「要是第四次被我抓到的话，

呵呵……」

金明珠听得浑身打了个寒战，犹豫了一下，「要是不答应的话，在这个大色狼的屋里可就危险了！」「没关系！」

她安慰自己，「这次是不小心被他逮住了下次一定可以把七彩幽偷出来！」她瞪着隋南扬，「好，本姑娘跟你赌这

一把还不快放开我！」

他到墙角板动了机关，绳索自动缩回。

金明珠揉着有些发麻的手腕，狠狠的盯着隋南扬，「这笔帐本姑娘记下了！」

她跺脚转身，快速而怒气冲冲的离开了隋侯山庄。

隋南扬凝视着她远去的背影，「真是个有趣的丫头，得好好陪她玩一玩！不过，长得还真是像啊！我真应该谢

谢你的……」他摇摇头。

光影弄移，时间飞逝，转瞬一个月过去，金明珠二度光临隋侯山庄，这次她可是轻车熟路，好似在自家院里闲

庭信步般，较之上次更为顺利的潜入，连那敏锐的西域雪犬也没惊动一头。

她暗自得意，为了这次盗宝，她可准备十分充分，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了解隋南扬的作息时间，这个时候他应

该在闭关练功，没有几个时辰是不会出来的，她有足够充足的时间拿到七彩幽。

小心翼翼的推开门，还好，这次并没有触动什么机关，「咦？明明在这里的，怎么不见了？」一定是藏在哪个

暗夹里。

金明珠几乎把这里翻了个底朝天，却一无所获，她正抱怨间，突觉脖颈后一阵热气扑到，好象有人在她背后吹

气。她急速转过身来后退两步，背后真的有人，一个男人，他轻松的向她打着招呼，「小珠儿，咱们有见面了，我

可想死你了！」

「该死，这个混蛋怎么闭关出来了？怎么才能拿到七彩幽？对了，把他制服了逼供！」金明珠开心的想着，可

惜的是她这个念头错得太离谱了，隋南扬的武功远远在她的想象之上。

她的剑耀出七朵剑花，在隋南扬面前舞下一片剑幕，几乎晃花了他的眼，攻势虽然凌厉，但金明珠可没打算把

他杀掉，手腕轻抖，七剑化一，正点在隋南扬的檀中穴处。

「着！」她高兴得叫起来。

可立刻她就发现自己是高兴得太早了，剑尖刚刚沾上他的衣襟，隋南扬只是微微撤了下身子，她的这一招就完

全落空了，隋南扬的手臂顺着剑刃滑过，一招之内，就点住了她的穴道，令这个火暴的「胭脂马」动弹不得。

他绕着她转了两圈，品味着她身上的芳香，「小珠儿，这可是你自投罗网，你说我怎么处置你呐？」

她一扬小下巴，闭上眼睛，「大不了像上回似的被你亲一下，我就当被疯狗咬了一口！」

隋南扬被她逗笑了，他手指拨弄着她鲜嫩的唇瓣，逗弄着她，「你太令我伤心了，竟怀疑我的接吻技巧！」

她又是一扬下巴，表示你知道就好。

「这么鲜美的女孩子，怎么能一个吻就了事呢？」隋南扬轻轻解开她胸前的衣扣，顺着衣襟敞露出来的缝隙向

里抚摩她光腻的肌肤。他扯开她的衣襟，让那一双小巧圆润的雪白乳房弹跳出来，粉红色的乳尖因乍逢微冷的空气

而坚挺起来。

金明珠杏眼圆睁，不能置信的看着他的大手抚上了自己坚挺的玉乳，直到他俯下头，轻柔的含住她的乳尖，她

才从震惊中清醒过来，抗议的声音在他挑逗的轻啃下化做了嘤咛声，他的唇齿继续在她的乳尖上肆虐，另一手则在

另一边乳房上揉弄着。他两掌开始揉捏挤压她弹性十足的浑圆乳房，双指捏住她胸上的蓓蕾，细细搓揉，轻轻拨弄，

还不时的轮流吮弄两边的乳尖，使得两朵稚嫩的蓓蕾愈发绽放挺立已然变得湿润光亮的乳蕾上，强烈的情潮流窜她

的全身，低声轻喘娇吟在空中回响。

隋南扬满意的看着她的反应，停止了对那撩人的玉乳的侵犯，解开她的穴道，还细心为她扣上衣扣。她双目仍

显得迷茫，还未从刚才的极乐中苏醒过来。他拍拍她的小脸蛋，「小珠儿，你只有一次机会喽！」

她眼中射出爱恨难分的神色，她自己也觉得奇怪，这人这么肆虐轻薄她，应该恨他入骨才是，怎么……无法理

轻头绪，一跺莲足，她飘然离去。

不同于上次的间隔，一个时辰后，金明珠又溜了回来。她心中也有些难以取舍，直觉告诉她，再来盗七彩幽，

可能会越陷越深，可得到七彩幽，是她毕生的心愿，隋南扬一定想不到她一个时辰后就会返回来，她心情也有些沉

重，想到拿到七彩幽后，从此再不用和这可恶的隋南扬见面了，竟莫名其妙的感到一丝酸楚。

七彩幽就放在屋角的桌子上，散发着柔和的光辉，如馨如兰的芳香弥漫屋中。

她看着这天下闻名的瑰宝，「隋南扬，你以后还会记得我这盗宝的人儿吗？」

一只突如其来的大手揽住她的细腰，柔和的话语在耳边响起，「我的小珠儿就这么迫不及待想重回我的怀抱了

吗？」

「啊！你……」微张的小嘴被隋南扬的大嘴堵个正着，他的舌伸入她的口中，霸道的挑逗着丁香粉舌，撩拨着

她的情欲。眩晕的感觉上冲，热血上涌，她迷失了自己。

「这小妮子，这么敏感！」他把被吻昏的金明珠平放在床上，把她双手拉过头顶，一条银色的带子随之缚上，

她四肢已遭牢牢地缚住，整个人呈大字型躺在床上。他俯下身轻咬一下她的红唇，开始解她的衣服。他解开她的上

衣和下身裙裳，粉色的肚兜轻掩隆起的酥胸，沿着那玲珑的曲线而下，他松开了她下身的贴身内裤，半褪的直到露

出那光泽圆润的腹部。修长匀称的大腿，细丽纤功的蛮腰，粉窃般的玉臂，以及小巧尖挺的嫩乳，每一分曲线都是

巧夺天工。

沿着她娇润的丰臀滑上柳腰，再滑到她柔若凝脂的酥胸上，享受她白玉丝缎般的触感。她睁开醉意朦胧的眼睛，

映入她眼帘的是他近在咫尺的俊脸，她的双颊蓦然泛起两抹绯红，正要起身躲避时，却发现自己四肢已被牢牢地缚

住，动弹不得。「天蝉丝！」那银色的带子她是熟得不能再熟了，正是她母亲传下来的独门法宝，一旦被「天蝉丝」

缚住，任何人都挣脱不开。

他注视着那纤秀的身材，比例十分匀称而且凹凸有致，水嫩的肌肤像水晶般玲挑剔透，那徘红的娇嫩脸蛋、小

巧微翘的菱唇。凝脂般盈握的雪丘上顶着鲜嫩的红樱桃，纤柔的腰肢下是一双白嫩修长的美腿，充满了无比魅惑，

看得他下腹紧抽。浑身热烫。

他直勾勾的盯着那对雪白如凝脂般的乳房，眼底喷出慑人的火焰，金明珠又惊又羞又害怕，但美丽的雪丘却像

有意要展现自己的美，迅速肿胀丰盈，红艳的乳尖像两颗晶润饱满的樱桃，因她的挣扎，而晃荡着诱人的波浪。

他抚摩着圆润的双乳，「你逃不掉的，我的小珠儿！」他抚摩着那光滑平坦的小腹，拿了一杯酒放在她小巧的

肚脐眼上，那锁视她的眼睛带着轻笑与露骨的欲望，警告地道：「小心呀，小珠儿，这杯酒要往哪个方向洒下去，

我就从那个地方品尝这杯美酒的味道。」

她惊喘，旋即涌现羞窘的尴尬，他故意将这酒放在她的圆润脐眼上，一旦倾下，往哪个方向而去，她会不知道

吗？瞬间一股如火般的热力从双腿间窜上，她不禁全身泛起桃色的艳红。而他则侧躺在她身边，支着下巴，好整以

暇地看着这一幕。

她几乎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危险的目标，全身僵住的连稍大的气都不敢喘一口，就怕肚子的酒，往那不该倒的地

方倾去，她小心翼翼的、颤抖着声道：「放……放在这……多不……好，不如……你……你喝下去……省得……浪

费……」

他的手指抚上她的脸，顺着她柔嫩的脸蛋，画过她的肩，滑下她纤细的粉颈，他贴近她的胸，温暖而撩人的气

息在她粉色的乳尖上蔓延。

胸上传来他舔舐啮咬的挑逗，四肢被缚的她娇喘地紧握着拳，扯动「天蝉丝」，体内深处漾着悸动，却不敢有

太大的动作，因为腹上的那杯酒将决定他下一刻唇齿掠夺的方向。

他的手掌覆上她另一边的坚挺圆润的乳峰，放肆的挑逗着她硬挺的奶头，接着顺着自然的曲线，顺着她绷紧的

娇躯而下，避过那脐眼上的酒杯，往那半褪在腹下的贴身内裤而去……

她再也忍受不住的尖叫起来，狂乱地颤动身躯，腹上的酒杯应势而倾的倒下一股清凉，她感觉到那腻凉的酒液

流过裸滑的腹部，窜进了双腿间游洒而下。随着酒杯的倾下，两人目光交视，无声的激情荡开，火辣辣的欲望在他

眼中燃起，在他灼人的缠视下，她遍体霞红。

没有她反驳的余地，他扯下仅余的遮碍，顺着酒迹，攻入了她两腿之间。她被紧缚着的双腿无力合起，只能任

他托高自己的香臀，让最私密的地方暴露在他的唇舌之下。

嫩红的肉缝微微绽开，臀部的挺起托出了那颗火红的花核，鲜嫩的肉壁和耀眼的颜色让隋南扬的欲火升腾到极

点。

他有些狂乱的吻着那道柔柔的窄缝，展开第一波的攻势，他邪笑着，以指尖摩准着她已经溢满花蜜的柔软花瓣，

之后缓慢而诱惑地滑入她紧窒温润的花径之中，来回移动着，他吻着她修长的双腿内侧，最白皙柔软、敏感娇嫩的

肌肤。

「不……要！」她全身颤抖着，连声音都像在哭泣，娇躯因为渴望而不断颤抖，她挣扎着，美丽的大眼睛里已

经有些湿润，「你……你……」，她几乎要哭出来了。

他挑拨着花核，让淫水随着雪白的大腿淌下来。她终于受不了了，「哇！」

的一声大哭出来，「你……你欺负我！」

他猛地弓身，灼热的男根窜入她体内，她因为徒然的痛楚而惊叫出声，一时之间脑海里一片空白，本能地抱紧

悬在她身上的精壮男体，咬着唇发出轻吟，只能知道他的巨大几乎要撕裂她了。他已经在她的深处蠢蠢欲动，每一

下呼吸，都牵动了两人的心跳，「嘘！不疼了，等会儿就不疼了。」他诱哄道，长指来到两人结合处，轻柔地抚弄

着，让她能够快些接纳他。她的花蜜润滑了他的占有，他缓慢地揉弄着，在听见她的低吟时，情不自禁地以浓浊的

低吼配合着她。

「呃……」她拱起身子，承受着他愈来愈强而有力的冲刺，本能地响应他。

当疼痛褪去，过多的欢愉让她无助地颤抖，她在他的移动冲刺下低吟、扭动着，娇美的身子与他的身躯紧紧交

缠着。他的挺动愈来愈快，愈来愈有力，灼热的肉棒在柔软花径中反复进出，他将她逼到了最接近情欲的顶峰。她

的全身紧绷着，喘息的声音与他配合，在他最后急促的插入时，将汗湿的娇躯紧贴着他颤抖着。

他最后深深的一击，直嵌入了她的最深处，让她难以承受地拱起身子，紧紧闭上双眼，热流溢满了她的花房，

蜜道内壁剧烈的收缩着，吸纳着他的精华。空气中飘洒着欢爱过后的气息，她愉悦的享着高潮之后的温柔余韵，享

受着他的温存。

他梳理着她的秀发，「对不起！我没遵照约定，第三次抓到你就要了你，但你实在是太可爱诱人了，我可爱的

小妖精！」

她向他皱皱秀气的鼻头，用力抱紧他的腰，「不怪你，我是心甘情愿的。」

「是么？」他邪笑着，「那我们再来一次！」

「不！」她吓得紧缩在他怀里，甜腻腻的笑着，「人家受不了了！」

他爱怜的用棉被裹住她赤裸的娇躯。她好奇的问道：「你怎么会有『天蝉丝‘嘛？」

他拍拍她的小屁股，再次伏上把她压在身下，「这是段很长的故事了，我慢慢跟你讲！」伴随着气喘和呻吟声，

一片春意遮盖了这块地方。

天空的星星依旧在眨着眼，一派平安祥和的景象，金彩兰心中却焦急万分。

她不停的来回跺步，思索着女儿可能的去处。

「这鬼丫头！」她暗骂着，以前每次金明珠野归野，但出去三五天就必定回家一倘，所以自己并不阻止她乱跑，

可如今却大半个月不见踪影了，着实令她有些担心。

她回忆着女儿最喜欢去的地方，她忽然想起，两月前女儿出去过一次，回来后身上好象带着股香气，并不同于

她的少女体香，而是……好象一个很熟悉的香气！

「该不会是……」她叹息起来，目光转向外面渺茫的星空，下意识的抚摩着手腕上的镯子。

金明珠看着湖水中自己的倒影，先前清纯的少女气息已经折射出了妩媚成熟的少妇体貌，她调皮的掬起一汪湖

水，指缝间洒下的清亮水珠打碎了湖面的影象，激起一圈圈逐渐扩大的涟漪。

强壮的臂膀突然从后面搂住她，熟悉的气息让她知道来者是谁，他的动作快速而简洁，撩起她的下裳，粗大的

肉棒不由分说的驶入她的体内，两只魔手伸入衣襟握住那两团雪丘，让她的各种反抗化做喉咙内的声声娇吟。

隋南扬让肉棒在狠狠的往里戳动了几下，才抽出来抵在后臀花蕾处，略一用力，半月来被他日日开发的花蕾自

动发出欢迎的呼声，随着「吱吱」的淫水声，肉棒被温暖的腔肉包围住，金明珠也熟练的配合着他，小圆臀卖力的

向后挺动着，迎合他一波波的进攻。

极度欢爱过后的又一次高潮，她全身酥酥麻麻的，好似吸了迷香似的，仿佛漂浮在云端，又仿佛仁立在水面，

每一根神经似乎都敏锐起来，脱离肉体的局限，感受到每一分细腻的触感，但同时却又瘫软无力，好象就要神游太

虚，被快乐给淹没……

她娇慵无力的软倒在他怀里，极度透支的体力使她只能乖乖听从他的摆布。

清脆的铃声突然响起，隋南扬眯起眼睛。

金明珠透口气，搂着他亲了一下，「又有女人进来了吗？」

隋南扬点点头，「没有我的吩咐，没人敢进内宅，即便是武林高手也休想闯入！既然是青铃响了，一定是有女

人闯进来了，只有女人他们才不会拦着！」

「好了！」他拍拍她的小香臀，「很有可能是那个人来了，你先进去躲一躲，我叫你时再出来！」金明珠再亲

了他一下，笑嘻嘻的跑进屋去。

金彩兰进入内宅的时候，看到的还是原来这番熟悉的景象，依旧是那些精致的阁楼，依旧是那个清澈明净的小

湖，只是……已经物是人非！

她踏过绿油油的青草地，凝望着这座气势恢弘的主居，它是显得那么的熟悉而又有些陌生，听惯了的话语好似

又在耳边响起，「小兰儿，又有什么不高兴了？

来，让我们乐一下，把那些烦恼的事情都忘记吧！」

她用力的摇摇头，把这些印象从脑中驱逐出去，但腰间传来的温热感让他知道这不是幻觉。

缓缓转过身，她回过头来看到了那个她终究是要面对的人——隋南扬。

隋南扬温然一笑，抚摩着她润滑的脸蛋，两手熟练而快速的解开她的衣裳，大掌轻车熟路的抚上她两团圆润的

乳丘，雪白而丰满的乳房在他手底下变幻着各种形状，奶头虽然无法变幻，但在他掌心的研磨下，奶头迅速涨大变

硬。

金彩兰无法抗拒，她也不想抗拒，自己无法拒绝他，她早就知道，过去是，现在也是，所以她只有选择逃避，

但现在她无可躲避，唯有再一次面对他。

隋南扬上下其手，转瞬间两人已经是赤裸相对，伸手到她的下体，蜜壶处已经微微渗出了些许蜜汁，他爱怜的

分开两片花唇，以指头挑逗，让它变得湿润。

金彩兰咬着下唇，不想让自己发出呻吟的声音。

隋南扬不在意这个，他提起她修长粉嫩的大腿，让大肉棒抵在蜜穴入口处，金彩兰的双腿自然而然的习惯性的

盘在他腰间。用力向前一顶，金彩兰发出声闷哼，毕竟有十八年没有过这种动作了。

隋南扬略微停了下，留心她的反应，他让肉棒在她的蜜穴里左右旋转了一阵，看到她眉头舒展，俏鼻微扬，他

才开始了这令人心悸的欢爱。

尽管不愿意，但随着他的大肉棒一次次的撞击穴心深处，花心尽头的软肉经不起龟头的一再磨擦，金彩兰开始

低声娇吟，并且随着肉棒的左右旋转，声量也随着变化。

隋南扬压住她，尽情的享受着久违了十八年的绝美肉体，大力的抚摩揉弄着她愈发翘挺的玉乳赞美道：「小兰

儿，你丰满了，我记得原来一只手就握得过来的，现在它们大了不少噢！」他弹弄着她鲜嫩的乳头。

金彩兰不住摇晃着头，似乎是要躲避他的进攻，又似乎要他更凶猛些，粗大的肉棒快速的进出娇嫩的蜜穴，每

一下抽动都仿佛要把她的心肝连着带出，空虚的感觉促使她挺高香臀，去迎接他下一次的插入。

隋南扬知道她已经陷入了高潮的边缘，他抬起头，向主居里喊了一声。

金明珠早就等不及了，看着美丽典雅的妈妈在他身下被弄得死去活来，她的小蜜穴里也早就湿透了，随着召唤，

她迫不及待的跳了出来。

尽管即将达到了高潮，金彩兰还有一丝理智存在，但当她看到女儿一丝不挂的来到自己身边时，一直紧绷的弦

终于断了，突如其来的高潮让她美丽的肉体剧烈的痉挛着，大量的蜜汁从蜜穴里喷出，像是要把十八年来久违的高

潮一次要齐似的。

金明珠吓了一跳，叫道：「妈怎么了？是不是我把她吓到了？」

「没事！」隋南扬拍拍她，同时把金彩兰的身子翻转过来，「她只是太高兴了！现在要让她也尝尝后庭的甜美

滋味！」

金彩兰全身虚脱无力，只能低声叫道：「珠儿，难道你也……你知道……他……他……是谁吗？」

金明珠有些羡慕的看着母亲成熟而丰满的娇嫩胴体，暗想如果自己再多些欢爱的滋润，将来一定可以变得和母

亲一样美丽丰满，她随口回道：「知道啊！不就是我的爹爹嘛！哦，也是妈你的爹爹！」

「啊！」女儿出人意料的回答让她惊讶不已，「怎么……会……会这样！」

突如其来的震惊让她没注意到隋南扬的动作，他放肆的揉捏了一会儿她的白玉臀，让她的肌肉放轻松，他紧接

着削开她的臀肉，让美艳的菊花蕾完全显露出来，他以沾着口水的手指开路，轻轻的开拓着通道，即使是手指，他

也可以感觉得到那份紧窄和温暖。

金彩兰的脑子完全乱了，女儿刚才的话在耳边回响，「妈，我知道你是爹爹的女儿，十七岁的时候和爹爹发生

关系怀上了我，你怕世俗人的眼光和指责，选择了逃避，但爹爹一直在等着你带着我回来的，况且世俗的眼光算得

什么，在隋侯山庄里还用怕什么，我们三人在一起相亲相爱不好么！」

隋南扬像是要打断她的思绪，腰一挺，肉棒完全滑进了她的极品后庭，肉棒被温暖的嫩肉层层包围着，爽得他

几乎精虫上脑，他开始大力抽动起来，一面安抚着她，「小珠儿说得好，你还怕什么呢，你还舍得再丢下我一次么！」

另一面，他以眼示意，金明珠立刻伏在母亲旁边，用略显生涩的口技舔舐她的玉乳。

一前一后，两面夹击，无与伦比的快感让她的想法发生了动摇和改变，脑中豁然开朗，十八年前她是怎么舍得

放弃爹爹的呢？她心中一直在眷恋着这美好的感觉。

她发出一阵令人心荡神摇的娇吟，反手搂住既是父亲，又是丈夫的隋南扬，另只手搂住既是母女，又是姐妹的

金明珠，回头献上香吻，「我们今生今世再也不分开了！」【完】